



# 盲 教 师

尤杰夫·庚 著

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793.186  
934

### 內容提要

盲教師格姆比斯基，是波蘭共產黨員。在和希特勒法西斯匪徒作斗争时，密号为“勇士”。1943年春天，他从華沙城下的下水道中，偷运武器給暴动起來的犹太区人民，被手榴彈炸瞎了眼睛。1948年他克服因殘疾帶來的困难，担任了八年級的歷史教師。調皮的学生利用盲教師眼睛看不見的弱点逃学，但盲教師凭着敏銳的听觉，在視導員檢查教学成績时發現了这一“秘密”，及时教育了孩子。

保存

### 盲 教 師

七杰夫·史著

存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
(南昌市三緯路11号)

(江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—號)

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江西分店發行

書号：0755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1 字數：29,800

1957年5月第一版

1957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,362

統一書号：T10L10.94

定價：(6) 一角一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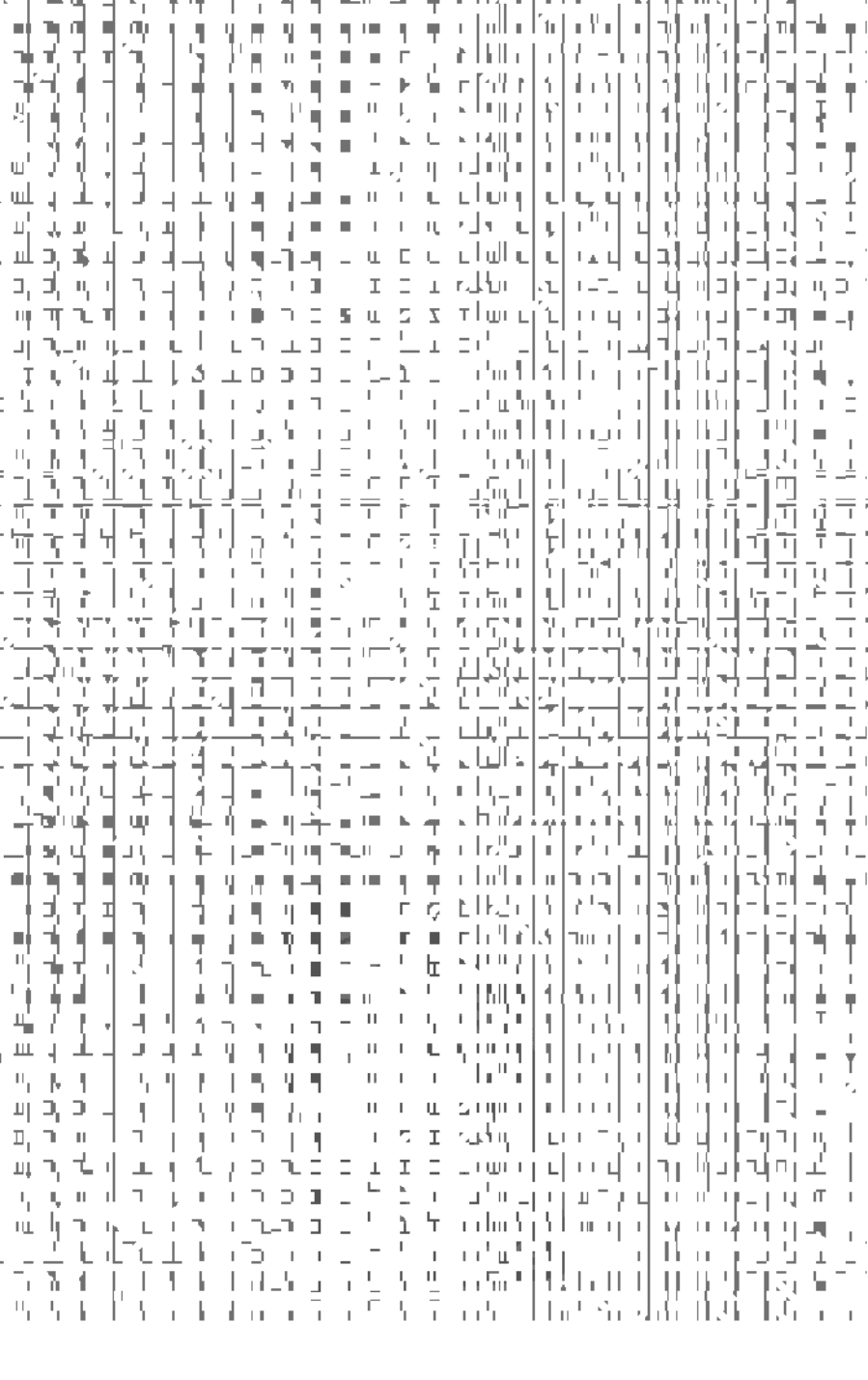
# 盲 教 师

作者：尤杰夫·庚

譯者：筠 璽

插圖：瓦西娜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## 譯者前言

教師，是人類靈魂的花朵，是一種光榮而艱巨的職業。人們常把教師比做細心培植小樹的園丁，這是一點也不差的。因為正是教師，“把文化帶到廣大的人民中去。把最初的種子撒在天才的土壤上，長出綺麗美妙的花朵。”因此，如果人民中間“有誰成為偉大而著名的人，請他在看到謙遜的鄉村教師的時候，在教師面前脫帽致敬，請他記得，是這個無名的、不露眼的勞動者，教養并形成着大自然中最優秀、最美好的創造品——人。”

（短劍 P.241）

但是，正由於人民賦予給教師更多的光榮，因而人民也就向教師要求更多。而每一位教師，也就本着這一點辛勤地培植“小樹”。可是，工作並不是一汪湖水般的平靜，而是恰巧相反，我們即將讀到的下面這個故事，便會使我們更進一步地認識到：教師的工作之艱巨和複雜。

×

×

×

小說“盲教師”在蘇聯有兩個譯文，本譯文是從蘇聯1955年8月份“星火”雜誌上轉譯的。小說原名為“是他們的眼珠”，今譯名“盲教師”乃譯者所改，特別說明。另外，本書插圖為蘇聯瓦西娜所作。

## 作者簡介

短篇小說“盲教師”的作者是波蘭作家尤杰夫·庚(Юзеф·Ген)，

于一九二三年生于華沙城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，尤杰夫·庚正住在蘇聯，于一九四一年加入了蘇聯軍隊作志願兵。在波蘭民主軍隊成立後，即在其中一個部隊服務，並參加了強渡尼斯河。

作家在戰爭時期便開始了寫作生活。戰爭結束後，很快出版了其第一部作品：“基甫——塔什干——柏林。”

至於短篇小說“盲教師”，曾在一九五四年波蘭某個出版社舉行的文學作品競賽中獲得過獎金。



視導員知道了明天將有一個任務等着他去完成時，突然感到惋惜起來：直到現在還沒有休假。他覺得，現在自己好像是一個小孩子，被派遣到愛吵鬧的女鄰居家去取火柴。他早就渴望休假，因為，整個夏天他都是在各個考試委員會工作。但是，有權利躲避執行不樂意的任務嗎？他不去，就會派過另一個人，但這“另一個”不一定很敏感。要知道，此刻委托給他的事情是如此不平凡。這個格姆比斯基如果能給自己挑選另一種職業倒也好，可是為什麼他偏偏要想做教師呢？失去了視覺的人，可以做多少有益的工作啊！……

視導員在自己的記憶中，搜索盲人可以從事的一切工作，但他立刻停止了，因為除去音樂和寫傳記，再也想不出什麼。當然，有着不少為盲人可以接受的工作，但視導員卻怎麼也想不起來。

不管怎麼講，明天要去訪問格姆比斯基的這事，總是令人不愉快的。一種憂郁的預感折磨着視導員。要知道，一位教師要時刻地留心 and 了解自己的班級。難道格姆比斯基連這點也不明白嗎？他並不是個一事不懂的新手，如果他不明白這個真理，那就暗示出這點。也許現在已經晚了。但是，要是班上紀律鬆懈，就必須撤職。

“不，我不能這樣做！”視導員吃驚地想着。

不這樣做？難道他沒有認識到自己對這班八年級三十個青年學生所負的責任嗎？他豈能以感情用事？

“如果課堂缺乏紀律”，視導員斬釘截鐵地決定着，“他就必須……不，格姆比斯基應該給自己挑選另外一種職業！他

为什么偏要当教师呢？”

視導員还不老，但他的青春是在困难和飢餓中度过的，生活从來沒有憐惜过他。他在学校科工作得流尽了汗，很是疲乏，一方面，也表明了他的热情还不够。就在前天，有一位高傲的文学家曾說他是个偏狹的实践者。也許，他确实成了这样的人。可惜的是，在与那位作家談話时，他对格姆比斯基什么也不了解。偏狹的实践者一定還沒解决过这种問題吧。視導員把手貼到自己疲倦了的心头上。是时候了，早就是休假的时候！山上已經下了雪，現在能够呼吸一下新鮮的寒气該多好啊！

“偏狹的实践者！”視導員气愤地重复着說。“呸，那么等着瞧吧！”

他到了干部科，請求把馬林阿·格姆比斯基的个人材料給他。然后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間，坐在桌旁，把眼睛閉上了一会，稍許休息后，便开始讀起材料來。

視導員閱讀完后，并不感到驚奇。是的，这一切都可能預料到的。这是一位教师，共產黨員。是沙那茨制度（注一）时期的政治犯，特別在青年中享有威望。在圍困中（注二），曾和法西斯匪徒斗争过，秘密綽号是“勇士”。一九四三年春天，被手榴彈炸瞎了眼睛。当时他們从華沙城的下水道偷运武器給暴动起來了的犹太区（注三）人民。在鄉下和父母一起住了几年。什么时候，由于什么原因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轉折，履歷表上沒有叙述下去。只知道一件事：一九四八年八月初，格姆比斯

（注一）沙那茨制度这是在1926——1939年間的波蘭实行的一种反动的法西斯制度名称。1926年，以波蘭大資本家兼大地主階級的代理人畢茲尔为首的法西斯分子，在“复兴”（波蘭語音为沙那茨）的幌子下，夺取了政权，实行親德反苏和敌視南斯拉夫民族國家的政策，企圖扑滅國內革命势力，保存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統治，維護外國資本主义的統治。



基表示了要重新做教師的願望。為了掌握盲人使用的字母表，他不得不付出巨大的勞動。現在他已經在華沙的一個學校里教了幾個星期的歷史課。可是作出了什麼結果？這須要去檢查。看來就是這一些了。

但是在這“一些”後面，卻隱藏着一種永恆黑暗中的緊張勞動，和不願當殘廢者的共產黨員的極其頑強的精神。視導員感到，不能以冷漠的態度去對待這一切。

但是，三十個八年級學生的命運比一切都重要。視導員把文件裝進卷宗里，走出房間。在走廊上他碰到了一位同事。

“你好！”同事說，“據說你明天到格姆比斯基那裏去？”

視導員只點了點頭。此刻他無心談話。同事挽着他的手，走到街上去。天下着毛毛細雨，正因為這點，視導員感到比在窒悶的學校辦公室裏要舒服些。他吁了一口氣，向同事問道：

“你想他管得住孩子們嗎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同事回答說，“但是，難道可以用平常的尺度來衡量他嗎？”

“以什麼尺度來衡量他呢？”視導員心里想，“如果格姆比斯基教育盲童那倒是另一回事。可是要知道，他的班上却是三十個健壯淘氣的十五歲的孩子。誰對我們更重要？他或者他們？”

“你知道，他有什麼地方使我敬佩嗎？”同事激動地說，

（注二）指希特勒法西斯匪徒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對波蘭的侵略。希特勒對波蘭的侵略戰爭開始於1939年。

（注三）猶太區是華沙城的一個市區。在納粹德國占領時期，曾有三十多萬猶太居民陸續被捕到集中營去。到1943年，只剩下三萬多人，他們於同年四月間，用手槍、木棍和磚頭同法西斯匪徒的機關槍、手榴彈、坦克和飛機搏鬥了四個星期，直到全部英勇犧牲。華沙解放後，波蘭人民在那裏豎立了一塊紀念碑，這塊碑是法國名雕刻家拉巴波爾的作品。

还是挽着視導員的手，“有这样一种……这样一种，使你不能冷漠地忽視的东西。”

“我知道！”視導員口气有点粗魯地回答說。当同事以詭異的眼光望着他时，視導員便小声地补充說：“請你原諒，我的心情有点不好。瞧，我此刻恰恰碰上休假！”他嘆了口气便結束了談話。

## 二

盲人讀了一會兒書。房間里黑漆漆的。开关“嗒”的一



声：有誰开了电灯。可是房間里对盲人來說仍旧是漆黑的。

“您要茶嗎？”女主人問道。“您要休息了，今天您讀了很久的書。”她把茶杯擺到格姆比斯基的面前，抱歉地說：“茶叶的顏色不怎麼好看，但是味道……”

教師呷了一口茶，点了点头。

“好茶。謝謝。明天上課我要講到伯里克利

的事情（注），現在我已決定了列举几个普魯達克的神話。我

（注）伯里克利又譯名為伯里克利斯（前490？500？—429 B.C.）是古希臘的雅典奴隸制民主主義繁榮時期的領袖，是紀元前444—429年的雅典軍事統帥，是優秀的演說家，具有絕頂智慧和廣博學識的古希臘的著名政治家。他執政時，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達到了高度的發展。

須要和你商量一下，是否可以把它們作輔助讀物介紹給孩子們？你知道這本書嗎？”

“我現在想的是另一件事。今天泥水匠來了，商談修理您的房間，我不愿打擾您的工作。牆壁……”

“讓它漆上藍色，”盲人堅決地說，“除此，如果您在牆上的一面挂些圖畫，我是非常感謝您的。最好是人民畫家的山景圖，這個大概不要化費太多的錢吧？”

“我總感到奇怪，馬林阿先生……”

教師蹙起了眉額。

“我已經請求過您不要提到……”

但女主人沒讓他說下去：

“噢，你們學校的事情進行得怎樣？您喜歡這個工作嗎？”

“當然！……我覺得我應該給他們講些有趣的事情。”

“孩子們不淘氣嗎？”

“沒有注意到。”

女主人低聲嘟囔着什麼。

“您懷疑嗎？”盲人問道。

“不，為什麼要懷疑呢！”

“直到現在，我還沒有給一個學生評過兩分。歷史課的五分和四分比起其它各門功課來還多呢。這難道不好？”

“好極了。只是我感到，您有點心情不佳。”

“我在等着視導員的到來，已經有好幾天了。教育局一定要來檢查我的工作，有什麼錯誤要隱瞞呢？我還能這個檢查已經過去了呢。‘等待’——是最使人感到疲憊的。”

“馬林阿先生，我真同情您。”女主人說，在走向房門邊的時候，她問道：“也許要給您拿點吃的來？”

盲人点了点头。

当女主人捧着托盤走進房間時，盲教師驚異地叫道：

“馬鈴薯油煎餅！……要知道，我請求過您只給我弄點簡單的食物。”

“吃吧！吃吧……這用不着諍論。難道您在課堂上是這樣的沒耐性嗎？”

“也許不是，”教師笑了笑，“但是，我的學生們料理自己总是很妥貼的，我也沒有理由……”

“吃飯吧，”女主人說，“要給您倒杯酒嗎？”

“謝謝，我自己來”。

女主人向房門走去。

“馬林阿先生，睡覺時別忘了熄燈。”

“您現在就可以熄，”盲人回答說，“我很樂意坐在黑暗里。”

女主人關上了開關。室內又是漆黑的一片。

### 三

他的眼睛，是從手榴彈爆炸和安娜犧牲的那天起瞎的。那一天，他們五個人在德魯加街下水道的陰暗的洞窟里行走，他們肩上扛着送給暴動起來了的猶太區保衛者們的彈藥袋。安娜急促地走在前面，後面的人都跟不上她。要知道，就在那猶太區的圍牆里，住着她的雙親。污泥在腳下“吱吱”作響，上面傳來槍彈對射的瘖啞的回聲。

突然情況危急了。黑暗的下水道里，透進了一道光綫。水道口微微啓開，出現了握着德國長柄手榴彈的手，馬林阿叫了一聲，但是安娜沒來得及退到一邊。一聲爆炸響，安娜倒下去了。他向她撲去，接着第二顆手榴彈爆炸了……

當馬林阿恢復了知覺時，立刻感覺到了香花的香味。近旁有

蜜蜂“嗡嗡”的飛，由于这“嗡嗡”的声音，空气似乎顯得甜蜜而帶粘性。馬林阿傾听着風儿吹敲着掀开的窗子声。溫暖的陽光滑过他的面龐。馬林阿明白了：“我是住在鄉下。床擺在敞开的窗子边。窗外丁香花在盛開，蜜蜂‘嗡嗡’叫着。可是，我失去知覺已經躺了多少天了昵？”

他有一点感到不安：为什么周圍如此黑暗？要知道，太陽照射在街道上了……馬林阿听到了誰的哭声，立刻悟到这是母親在哭。現在他全都明白：同志們把他从水道里抬出來，送到住在鄉下的父母身边。安娜已牺牲了，而他自己的眼睛也瞎了。

“难道我成了瞎子嗎？媽媽……是嗎？”

他沒有听到回答，但感覺出母親在回避他。“她不能看我，”他猜测着，“不能看我的瞎眼睛。大概，我的样子很难看吧？”

“給我買副眼鏡，媽媽，”他輕声地請求着說，“最好是買副墨晶的……”

兩年过去了。战争結束了。國家獲得解放，同志們很快地把他送到華沙。馬林阿請求他們帶他到米娜雅街（注），甚至开玩笑般地說：

“‘米娜雅街啊完全不可愛’，伯罗聶夫斯基的这句詩你們还記得嗎？我要去找安娜的父母。”

同志們不知道怎样对他才好。要知道，記憶中的米娜雅街已不存在了。有一个同伴企圖打消他的这个意願：

“你不必去找他們，馬林阿，法西斯匪徒已經把那里的人殺尽了。”

“那我就去找找他們的屋子。”

（注）米娜雅是親爱的意思，这里系音譯。

事实上馬林阿不能对他們解釋，他是多么想用自己的敏銳的手指，去摸摸那堵牆壁。在那堵牆下，他曾不知多少次地约会过安娜。安娜的房子啊！难道能够用話語來表达嗎？

在去米娜雅街的一路上，他尽向同伴們頌讀伯罗聶夫斯基的詩句：

“人們不知道在米娜雅街有春天，

五月的时光樹木还未生長茂盛。

“要知道，現在是五月了，不是嗎？可是你們瞧，这里甚至一点都感覺不出。尽是焦土臭味。”

当他們走進了先前的米娜雅街时，有一个同伴預告他說：

“我親愛的，你應該明白，这里根本沒有房子。”

盲人在傾听着什么。

“靜得奇怪……米娜雅街從來沒有过这样的寂靜，”接着他又說道：“多么起勁的風啊！從來沒有过这样的風。也許，这根本不是米娜雅街？問問過路人吧。”

同伴告訴他：

“这里沒有任何過路人。”

“帶我到安娜的房子里去吧。”

同伴回答他：

“这里沒有任何房屋。”

他沉默了一会，仿佛思想上在自我斗争。他忽然細声地說道：

“好，我們試着找找吧。”

一个同伴看了看表，但另一个同伴用責备的眼光瞧了他一眼，把手指貼到嘴唇上。

“在附近什么地方的街中心，有个小街心公園，用鐵欄杆隔开了的，你們看到了这个欄杆嗎？”盲人問。

同伴回答說：



“是的，它在街中心。”

“帶我到那去吧。”他說：

把他帶到了那里之后，他又說：

“这里的左面應該是一幢四層樓房。房子上有美丽的陽台。你們看，大門上的第三个陽台，安娜就住在那里，你們看見了陽台嗎？”

同伴沒有回答。

他等了一会：

“为什么你們不回答呢？”

有一个同伴忍不住了，說道：

“我們已經告訴过你，这里根本沒有房子。”

大概他是不相信，在从鐵欄杆轉身時，他便小心地向着自己認為是安娜房子的方向走去。他雙手向前伸，似乎想觸摸牆壁，但那只不过是空虛無物，盲人身子失去了平衡，跌倒在一堆石頭上。他那伸展着的双手，碰着了冰冷的鐵——陽台上的弯曲的鐵條。盲人躺在地上，用指頭摸着它。

然后站了起來，說道：

“她的陽台就在这里。我記得。”

他沉重地肘在同伴的手上，請求着說：

“帶我回去吧。我今天疲倦極了。”



#### 四

一九四七年春天的某一天，一輛小汽車駛到格姆比斯基的小屋子跟前。這個時候，馬林阿正在牲畜欄里。母親喊道：

“馬雷西（注），有人找你！”

當他走出牲畜欄時，便有一個人緊緊地擁抱他，咕咕啞啞地低聲對他說：

“馬林阿，親愛的馬林阿！”

“你好，安德熱依！”盲人向來客問好。他隱藏了因朋友的到來而激動着的心情。須知，安德熱依是他的老同志，是當年同注下水道里的同志們中的一個。“我真高興能見到你！”

他們就坐在屋子跟前的凳條上。

“你的汽車？”馬林阿好奇的問道。“什麼牌子的？”

“‘雪芙洛烈’牌。新型的汽車。你大概還沒見過這種樣式的汽車。這是我工作時用的。我現在被任命為副部長。”

“啊，原來這樣？這好，非常好！”

“真對不起，直到這以前我都不夠來看你，”他在替自己辯護，“我們現在工作非常忙，但今天我來了，派到你們這地方來，這樣……于是我決定拜訪老朋友。你收到了撫恤金嗎？”

“收到了。可是這無關重要。我幫助父母料理事務，無論如何，他們都答應我這樣做。你瞧，我學會了擠奶，會轉動風車，甚至能給馬配駕具。要做給你看看嗎？”

客人感到有點難為情，於是便提議說：

“你不想到華沙去一趟嗎？我可以陪你去，明天就送你回來的。”

（注）馬雷西即馬林阿的愛稱。

馬林阿同意了。他們坐上了汽車。馬林阿問道：

“這就是說，你成了副部長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們的人很多都是這種職位嗎？”

安德熱依給他敘述了許多熟悉的姓名。在輕微和均稱的發動機響聲中，盲人一邊傾聽一邊微笑着。他想了一會兒，喃喃地說道：

“這很好。可惜的是，我再不能是共產黨員！”

“不是黨員？”副部長驚奇地有些不安地問道，“那你是什麼人呢？”

“盲人……普普通通的盲人。”

現在他們是默不作聲地乘車而行。到了華沙，安德熱依幫助馬林阿下汽車，並解釋說：

“這是三十字廣場，記得嗎？”

盲人直挺着身子站着，並且尽情地傾听着什麼，但既不象是傾聽城市的喧鬧聲，也不象是聽自己心臟的跳動。接着，他的臉上露出了微笑。

“多麼美妙，多麼出色的城市啊！”他說。

副部長突然感到雙頰發冷。

“你是這樣想的嗎？”副部長問道。

他之所以立刻提出這樣的問題，是因為要使他失去了平靜的心即刻恢復過來。

“真奇妙！”盲人自信地說。“這裡有多少光明和綠茵啊！我看見了它全部的美麗和氣魄。”

他們站在羅威·斯伐特街角上，這裡是一片荒蕪的廢墟。場子上，在未來的工業部建築地旁，剛剛開始擺放了一些木料。周圍盡是焚毀了的斷瓦頹垣。可是盲人繼續說：

“我感到了孩子們幸福的微笑，他們既不知道飢餓，也不